

高高的白杨树

书 希



高高的白杨树

林 希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宝坻县富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3 7/8 插页 4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900

书号：10151·810

定价：1.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诗集以写于一九五七年的《野百合》开篇，收集了林希近年来的诗作共四十五首。从中既可以感受到新生活时代脉搏，也可以看到诗人在诗歌创作道路上勇于探索的轨迹。他的诗富有诗韵美和哲理深等特色。

收入本集的诗，集中反映了诗人近年来诗作的新水平。

目 录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李元洛	(1)
野百合	(11)
地铁列车	(12)
三百万辆自行车	(15)
江岸	(19)
琵琶女	(22)
浣纱柳	(24)
断桥雨	(26)
太平营垒	(28)
匡庐音诗	(31)
云	(31)
琴泉	(31)
牯岭街市	(33)

莺	(34)
提壶鸟	(35)
东林寺听经	(37)
五老峰	(39)
祖国，战士献给你一个湖泊	(41)
祖国，战士献给你一个湖泊	(41)
高压线塔	(42)
水库	(43)
大地在金色的梦里陶醉	(44)
隧洞	(46)
水的魂魄	(47)
造山者的嘱托	(49)
蓝天上镶着你闪亮的红星	(50)
边关	(52)
一千名冤魂	(54)
黄连草	(56)
地球为所有的生命旋转	(58)
我们昨天走出群山	(60)
我们的姓名已载入史册	(62)
高高的白杨树	(64)
牛郎星	(67)
昨天	(70)
我的乡愁就是那条宽宽的河	(73)

回答	(76)
依然	(78)
我曾经这样地希望	(80)
盲友	(82)
风的历程	(85)
老水牛	(89)
我是闰土	(92)
中年	(95)
树根	(99)
城郊，落日的余辉	(102)
同志	(106)
火的欢呼	(111)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代序

我和林希至今已有三面之缘：初识于一九八一年五月的都门，在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评奖会上，匆匆一面，寥寥数语，精炼得如同一首古典的绝句；再会于一九八三年三月的天津，春阳照耀的一个下午，我诗兴勃发，喧宾夺主地主讲了一个多小时，象一首八句的律诗；一九八三年新疆召开“绿风诗会”，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我们重逢于唐诗人岑参所歌唱过的世界。十天诗会，我们有几次断断续续的关于诗的交谈，如果用清代诗评家方东树的语言，那就好似一篇“语不接而意接”的歌行了。

一九八三年之初，诗刊社约我写评论林希诗作的文章，后来发表在次年二月号的《诗刊》上。那时我所依据的，主要是江苏出版的“诗人丛书”中林希的《无名河》的清样；不久之后，

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出了林希的第二本诗集《海的诱惑》。此后，花城出版社又印行了他的第三个诗集《柳哨》。现在，林希的第四本诗集《高高的白杨树》即将付梓，他的如诗一般精炼的信三下江南，嘱我为之写序。祝融氏早已光临长沙，暑热蒸人，我的灵感仿佛已被炎炎的赤日蒸发完了，从那里去寻觅一泓清泉来滋润我干涸的文思呢？

我忽然想到那绿洲上的绿风诗会，忆起林希所给我的一次深刻印象：在石河子招待所的一个晚上，大家围坐谈天，新疆朋友在讲述边塞开发者令人感动的故事。林希当时显得特别激动，眼圈都红了，连连地说：“太激动人了！太可敬佩了！我一定要好好为他们写一首诗！”我是搞逻辑思维的，虽然也有动于衷，却不容易一下子进入诗境，我只暗暗地想：“林希确实是一位有诗人气质的人。”事后，在座的友人余开伟也对我说：“林希是个好人。他经过那么多的磨难，还有一颗童心！”是的，意大利大诗人但丁曾经强调过“诗人”与“写诗的人”的区别，《神曲》中说：“他是诗人，不是写诗的人。”林希的主要文学活动是写诗，但他也可以说不是一个“写诗的人”，而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诗人”。

诗，是一种高难度的艺术，是所有艺术中最

艰难的艺术。诗的殿堂，远不是人人都可以叩问，也不是象公园那样买张门票便随时可以扬长而入的。诗，首先必须是诗，必须有诗的素质和特质，而不是政论或二流散文（“一流”也不行！）的分行排列，但是，因为诗是一种心灵歌唱和歌唱心灵的艺术，诗作者的精神世界在诗中的表现，较之其它作者在其它文学样式中的表现远为直接、充分和鲜明，不能化装也无可掩饰，所以，诗人的气质对于诗的写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决定性的而不是枝节的，是长远性的而不是暂时的。气质，心理学认为是指个人行为全部动力特点的总和，是人的典型的、稳定的心理特点，我无意过多地重复心理学的述说，我只想从诗美学的角度去理解平时所谓的“诗人气质”。照我看来，诗人气质，除了指必须具备对生活与语言的高度艺术敏感，也就是对生活本身以及表现生活的语言有敏锐而微妙的感觉之外，还要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宽广而仁厚的胸怀，以及真挚充沛的高格调的诗情。缺乏诗人气质的人，是根本与诗无缘的，诗人气质不足者，也可能写出某些较好的篇章，但终究不能成为优秀的歌手，而只有那些全面而充分地具备了诗人气质的作者，才有可能跻身于优秀的或杰出

的诗人的行列。中外诗歌史上斑斑可考的事实，不是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吗？林希曾经遭受了长达二十年的磨难，从他及冠之年开始，时代的罡风就把他抛落到生活的底层。一九八二年，林希在一首题为《回声》的诗中唱道：

我骄傲自己并非圆润的歌喉还没有嘶哑
尽管不幸的命运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
哦！群山，你终以万千年的沉默
换取了这片刻的呐喊
我却绝不愿在一次振发强音的歌吟后
再沉默一年、十年、二十年

很明显，这是一首有所象征和寓意的诗，这里有对历史的反思，有对未来的希望，有不屈不挠的强者的意志。《高高的白杨树》这部诗集，以写于一九五七年的《野百合》开篇，收集了诗人近年来的作品，从中可以感受到他的诗人气质。是的，林希并不讳言昔日的苦难，他的作品中也常常有自己鲜明的“自我”。但是，林希的诗一方面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体验，一方面又是向现实和世界开放的。诗，从审美主体的作者与审美客体的生活来说，是现实的心灵化和心灵的现实化。纯客观的诗，忽视诗人自己对生活的独特

感情体验，必然导致对生活作平板的和公式化的描写，缺乏好诗所必具的鲜明个性与空灵之趣；纯主观的诗，否认生活是诗的源泉，强调诗只是主观意识的抒写，也必然将作者封闭在离群索居的象牙之塔，缺乏好诗所必具的生活实感与充实之美。林希，面向时代的生活，珍视自己的内心感受，企图在主客观的和谐统一中探索出他自己的诗的道路。诗集《高高的白杨树》中不乏可读之作，如总题为“祖国，战士献给你一个湖泊”与“匡庐音诗”的两组作品，如《黄连草》、《牛郎星》、《昨天》、《我的乡愁就是那条宽宽的河》、《回答》、《老水牛》、《我是闰土》、《火的呼唤》等篇。我很喜欢《中年》与《我曾经这样地希望》，这也许是由于自己早已人到日影偏西的中年，同时又还抱有早霞般的青春的希望吧？林希歌吟：

呵，中年
踏过路途的坎坷
越过人生的困惑
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我站起身躯
心，还是那样红血，
还是那样热

——《中年》

我曾经这样地希望
那时天真的女儿要我吟诵旧日的诗章
我希望人们的记忆不再有苦难的阴云
汹涌的激流不再使水手迷失方向
我希望温暖，我希望爱
我希望每一首诗都散发出生命的芬芳
我希望未来必有我未曾希望的一切
我希望自己的希望成为后人希望的桥梁

——《我曾经这样地希望》

前者，使我想起土耳其著名诗人希克梅特的名句“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后者，使我们不忘记生活的美，并努力去追寻和创造美的生活。

林希，是服膺于诗的散文美的，因此，他的诗作自由奔放，舒展自如，篇无固定的节段，节无固定的句数，流水行云，全凭感情的内在旋律来推动。这样，他的诗就美在自然，自然而然不矫饰；美在流畅，流畅而不斧凿。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市有三百万辆自行车，林希的《三百万辆自行车》，就是礼赞北京之晨的，下面是诗的第一个乐段：

微熹的曙色里
驰骋着三百万辆自行车
三百万个音符
组成一曲前进的歌
三百万双眼睛投向未来
三百万颗心举着希望
扬帆在历史的长河
三百万辆自行车
把三百万次加速度
献给祖国
组成她青春的脉搏

如果说，林希的诗流荡的完全是惠特曼所创始的自由诗奔放的血液，这未免是一偏之见，从他参差错落的诗行与畅达跌宕的气势之中，分明也可以看到七月诗派的流风余绪，听到我国的古风与歌行遥远而亲切的呼唤。在诗的艺术形式方面，六十余年来的新诗基本上是沿着格律诗与自由诗这条双行道向前发展，如同我们古代有十分讲究格律的绝句和律诗，也有相当自由的古风与歌行一样。人们的审美要求和趣味完全可以各有不同，有许多人喜欢格律诗及其凝炼的风格，但林希的诗，自然也有对它倾心的读者。我想强调说明的是，林希试图以中为主，把中西诗艺之美

融化在一起，这不仅是他的诗歌创作，同时也是当今的新诗艺术发展的一条康庄大道。

一九八〇年，我虽因故未能忝列南宁诗会，但却写了题为“诗歌呵，与散文划清界限吧”的一文。在《诗刊》上谈林希诗的那篇文章里，我也曾经说过，“诗固然可以欣赏和学习散文的风采，但如果过于向散文靠近，就会有被同化而泯灭了自己的特点的危险，那样，散文美也就会蜕变为散文化。”我至今仍然赞同如下的看法：诗是重在感性与想象得之的妙悟的，散文是重在知性与思考得之的理解的；诗是长于暗示、象征和比兴的，散文是长于直向、谈论和赋体的；诗力求微尘中见大千，纳须弥于芥子，以点见面，所以篇幅凝炼，散文注意铺陈和交待，点面俱到，所以篇幅较长。林希由于倾心散文美，因而他在诗的领地观赏散文的风姿的时候，不免目夺神摇，虽然绝不能说误入迷津，却实实在在有时脚步误入了散文的国土。因此，有的诗流于直说，过于铺陈，这不能不说这是诗作散文化了的败笔。

《高高的白杨树》是林希的第四本诗集。在诗的竞技场上，诗人有如跨栏选手，运动场上高栏的高度都是一致的，而一位诗人先后出版的诗

集，则应该是高度一个比一个更高的高栏。我始终以为，写诗不能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高产而优质的诗人，在中外古今的诗史上都是罕见的，即如西方现代派的诗宗艾略特，他从一九〇九到一九五〇年的四十年间，总产量也只有七十首诗和三本诗剧，而以《彩》一诗而名重一时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也说：“我们应该毕生期待和采集，如果可能，还要悠长的一生，然后到晚年，或者可以写出十行好诗。”是的，优秀的诗人至少有如下两个特征，一是不重复自己，不断求新求变，一是超越自己，不断发展提高。因此，我希望林希在保持自己的基本风格的同时，要努力超越自己而求新求变，不断地探索和创新，跨过前面的应该后来居上的高栏，成为诗的竞技场上青春长在的优秀选手。

一九八三年九月“绿风诗会”结束于乌鲁木齐，在自治区礼堂参加联欢会出来，我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旁，蓦然回首，坐在客车里的林希正频频向我挥手，象是为我们的第三次见面书写一个终结的句号，不，而应该是一个预约再见的未完的逗号。今年早春，林希突发心脏病几至不治，但他终于谢绝了死神过早的邀请，我不禁先惊而后喜。谚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对于立

志献身于缪思的林希，这“后福”，不就是写出
更精更好的诗么？

一九八四年七月廿日于长沙

野百合

山坡上，长着一种野百合
深秋，它开放鲜红的花朵
它每年只长一个苞蕾
从不把自己骄傲的爱情任意挥霍

据说，在它二十个年头的生日
红花会变成雪白的颜色
谁能采到这样的花
谁就找到了爱情与诗歌

于是，我在北国的群山里寻觅
二十几年的光阴在焦急的等待中渡过
真挚的追求会创造一切
深深地相信，它不会辜负我

1957.4